

清代中朝日美系史

郑光日 姜龙范
苗威 著 刘子敏 王臻

吉林文史出版社

大学“十五”211 工程建设重点项目

清代中朝日美系史

郑光日 姜龙范

苗威 刘子敏

著 王臻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中朝日关系史/姜龙范等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6. 6

ISBN 7—80702—403—8

I. 清... II. 姜... III. ①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清代
②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清代③朝日关系—国际关系史—
清代 IV. D829. 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4993 号

Qingdai Zhongchaori Guanxishi

清代中朝日关系史

姜龙范等 著

责任编辑:吴 燕 张雪霜

装帧设计:岳青霞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7 印张 36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制 印数:1—1 000 定价:48.00 元
吉林文史出版社发行 ISBN 7—80702—403—8

前 言

在中、朝、日关系史中，清代是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一个历史阶段。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疆域颇为广阔、文化颇为发达、民族颇为众多、国际关系颇为紧张、内忧外患频频出现的大帝国。它在我国的历史上横跨了古代和近代两个阶段，历尽沧桑。清代的封建文明可以说达到了鼎盛，但其晚期却被资本主义文明冲开了一道道缺口；列强的炮舰轰开了封建帝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与东亚诸邻国的关系，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尽管也有过急流和险滩，但传统的友好情谊还是其发展主流。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列强的插手，情况变得复杂起来。

中朝两国自古以来即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这种友好关系在明代发展到了顶峰，明朝的援朝抗倭战争在朝鲜人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朝鲜上下时时不忘“再造之恩”。也正因为如此，在满族入主中原、君临中国的时候，朝鲜人是无法接受这种现实的。然而，在力量对比颇为悬殊的情况下，朝鲜君臣还是被迫采取了务实的态度，同清朝建立了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尽管心中不服，但双方的友好使者络绎不绝，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最终从貌合神离改变到貌神结合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朝关系总的态度是稳定而健康的。后来，由于沙俄和日本的介入，中朝关系失去了往日的平静，两国围绕着移民和领土问题展开了严重的交涉和激烈的纷争。

中日两国自古以来乃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除了曾发生过少数战争之外，关系的主流也基本是好的。尤其到了清代，虽然日本政府推行“锁国政策”，但中日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依然是频繁而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巨大的。不过，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却使往昔的友好变为了尖锐的敌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是中日关系史上极为阴暗的一面。尽管如此，中日两国并没有中断文化方面的交流。中国不断地向日本派出留学生，在一些日本友好人士的支持和帮助下，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成为了历史发展中的弄潮儿，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经过艰苦的奋斗，终于推翻了封建的清王朝，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朝日关系也有其特殊的发展历程。两国隔海相望，历史上的人员往来、各种经济文化交流也是颇为频繁的，尤其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朝鲜长期以来发挥着纽带作用，因此朝鲜在古代中朝日关系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当然，相比之下，由于中朝之间长期保持着稳定而密切的传统的宗藩关系，朝鲜同中国的关系更为亲密友好，同日本相对的就疏远一些。历史上中日之间的几次战争，多数是由朝鲜问题引发的。唐朝与新罗联军同日本在白村江发生的战争，明代中国的援朝抗倭战争，乃至近代的中日甲午战争，无不如此。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虽然是结束了几千年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朝鲜表面上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但是更大的灾难却很快地降临到了朝鲜，朝鲜由日本的半殖民地迅速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朝鲜横遭亡国之祸。这一历史的教训不仅在朝鲜人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而且也在中国人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研究历史或叙述历史，首先是要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世人，将历史的本来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而历史学家更重要的任务则是通过正确地叙述历史和科学的历史研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揭示

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让人们“以史为鉴”,以便更好地做好当前的事情。就国与国之间而言,应处理好两国的关系。但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应当说,中日也好,中韩也好,当前关系的主流还是好的,但也不能不看到,有些外国的极右势力还在鼓吹反动的皇国史观和极端民族主义,不择手段地歪曲历史,有人甚至重谈“间岛问题”老调,将历史问题同现实问题混为一谈,将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对此,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切的关注和高度警惕。作为有学术良心和历史责任感的学者,就应当毫不犹豫地去探讨历史真相,阐述其历史本质,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和科学的雄辩理论来揭穿某些人的政治用心,从而维护并促进中朝、中韩、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姜龙范 刘子敏
2006年5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努尔哈赤皇太极与朝鲜、日本	
一、努尔哈赤的家世及建州女真的崛起	1
(一)家世:建州女真的曲折道路	1
(二)崛起:无法回避的现实	5
二、女真与抗倭援朝战争	8
(一)英雄请缨:努尔哈赤要求渡江“征杀倭寇”	8
(二)投石问路:日军入寇女真居地	9
(三)以夷制夷:朝鲜利用“降倭”进攻“叛胡”	10
三、后金建立前建州女真与朝鲜的关系	12
(一)初次交往:朝鲜对努尔哈赤的疑惧心理	13
(二)深入虎穴:河世国两次探访建州	14
(三)三访“奴酋”: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的建州之行	16
(四)耀武扬威:努尔哈赤的心理战术	18
(五)莫测高深:努尔哈赤向朝鲜要求“上京受职”	19
(六)无可奈何:朝鲜东北“藩篱”被“老酋”折毁	21
四、后金政权的建立及其与朝鲜的关系	24
(一)地方割据: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	24
(二)属国义务:朝鲜参加援明之“萨尔浒之战”	26
(三)和平攻势:努尔哈赤拉拢朝鲜	30
(四)密切关注:明朝在“争取”朝鲜方面的努力	32
(五)政局动荡:在明、金夹缝中的朝鲜	35

五、皇太极武力征服朝鲜	37
(一)背金归明:皇太极第一次征讨朝鲜的原因	37
(二)丁卯之役:清、鲜“兄弟”关系的建立	39
(三)丙子之役:清、鲜宗藩关系的建立	42
(四)朝鲜入质:昭显世子在沈阳	48
(五)出兵击明:不相情愿的属国义务	51
六、入关前金、清与朝鲜的经济文化交流	54
(一)强人所难:城下之盟后的双边贸易	54
(二)追求文明:皇太极在位时的双向文化交流	61

第二章 清代初期中朝日关系

一、清朝与朝鲜的政治关系	64
(一)力不从心:朝鲜“反清复明”斗争的失败	64
(二)波澜人生:郑氏家族同日本的“情结”	68
(三)恩威并施:清朝对朝鲜的基本政策	76
(四)助清抗俄:朝鲜两次出兵黑龙江	84
二、清初中朝日的经济交流	90
(一)贡赐贸易:中朝官方传统的经济交流	90
(二)使行贸易:中朝两国非政治性的经济交流	93
(三)边疆互市:中朝两国的地方性经济交流	95
(四)唐船贸易:清初东南沿海地区同日本的经济交流	100
(五)海峡两岸:朝鲜同日本的贸易来往	104
三、清初中朝日的文化交流	106
(一)官家哲学:朱子学在江户初期的地位	106
(二)“在野”儒学:阳明学在日本的传播	108
(三)舶来文化:中日间的书籍交流	111
(四)西学东传:欧洲文化对朝鲜的初步影响	113
(五)崇实黜虚:中朝学术领域中的新思潮	116
四、明末清初中朝日的人员交流	120
(一)掠来人口:清初大量定居中国的朝鲜人	120
(二)耻染“胡俗”:避地东迁于朝鲜的明国“诸公”	124

(三)明国义士:随凤林大君东迁的九名反清人士	128
(四)漂洋过海:明末清初移居日本的中国人	133
第三章 清代中期的中朝日关系	
一、康熙年间的中朝边界问题	148
(一)历史:中朝边界的变迁过程	148
(二)封禁:清朝的东北边疆政策	153
(三)边禁:朝鲜王朝对中朝边界的管理政策	156
(四)关注:康熙皇帝重视长白山调查	159
(五)查边:清朝君臣的一次重大失误	161
二、清代中期中国和朝鲜的政治关系	172
(一)正视现实:朝鲜“大清观”的转变	173
(二)传统友谊:牢固而典型的“宗藩关系”	177
(三)恩惠难忘:朝鲜对明朝的怀念与崇敬	188
(四)多受关照:清代在朝鲜的“皇朝人”	196
三、清代中期中朝日的经济交流	210
(一)厚往薄来:清、鲜贡赐贸易的新变化	210
(二)北京巨贾:郑商在清、鲜民间贸易中的作用	216
(三)后市贸易:清、鲜经济交流的拓展	220
(四)边市贸易:鸭绿、图们江畔的经济交流	223
(五)越海贸易:中日之间经济交流的持续发展	229
四、清代中期中朝日三国的思想文化交流	234
(一)哲学异同:朝日儒学之发展	234
(二)朝日实学:学术新思想的继续发展	241
(三)西学东渐:中国在传播西方文明中的重要作用	254
(四)文化载体:中朝日三国的书籍交流	276
(五)文学交流:中朝文人的情谊与中国文学对日本的影响	295
第四章 甲午战争前近代中朝日关系	
一、三国的政治关系	312
(一)鸦片战争:朝鲜与日本的不同反响	312

(二)明治维新:日本人的成功及其对中朝日关系的影响	322
二、三国的经济关系	361
(一)传统贸易:中朝古代贸易形式在近代的延续	361
(二)开港贸易:中朝之间一种新式贸易	365
(三)半岛商战:中日在对朝贸易方面的斗争	365
三、三国的文化交流	372
(一)洋务书籍:朝鲜开化思想的中国源流	372
(二)使行传媒:朝鲜文人继续传播传统文化	381
(三)唐风说书:来自中国的书面报告	396
(四)汉籍东渡:势头不减的中日书籍交流	400
(五)近代先驱:中日文化交流中有突出贡献者	410
(六)诗词唱和:中日文人交流的传统方式	420
(七)日籍西渐:近代日本汉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423
第五章 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关系	
一、政治关系	427
(一)前因后果:中日甲午战争述评	427
(二)朝鲜移民:中朝之间的外交隐患	445
(三)边界纠纷:朝鲜政府挑起边界争端	462
(四)“渔翁得利”:日本“间岛问题”的出笼	468
二、经济关系	492
(一)侵略掠夺:日本同中朝经济关系的主流	492
(二)平等交易:中朝贸易的新阶段	498
三、文化交流	501
(一)康梁维新:中国改良派与日本	501
(二)留学日本:中国掀起向日本学习的热潮	504
(三)友谊长存: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做出贡献的人	508
(四)文化影响:梁启超著作在朝鲜的传播	521
(五)历史留影:清末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几位韩国文人	526
(六)迁居中国:朝鲜文人金泽荣走过的道路	529

第一章 努尔哈赤、皇太极与朝鲜、日本

清朝是我国满族建立的多民族封建政权，其历史地位不仅在中国史中举足轻重，而且在世界史中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东方国家。然而，清朝的建立同努尔哈赤的丰功伟绩是密不可分的。

一、努尔哈赤的家世及建州女真的崛起

(一) 家世：建州女真的曲折道路

努尔哈赤满语为“野猪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与《旧满洲档》记有其先祖起源的神话传说，即满族起源于长白山东北布库里山下布儿湖里泊：天命三仙女沐浴于布儿湖里泊，最小的佛库伦误吞了神鹊衔来的朱果，从而怀孕生下了始祖布库里雍顺。布库里雍顺长大后，遵母命乘舟而下，至江口鳌朵里城，平定了三姓之乱，众酋长推他为首领，以百里女妻之，其国号定为满洲。历数世后，

其子孙暴虐，部属叛之，鳌朵里城遂被攻破，尽杀其阖族子孙，仅逃出一幼儿范唆，并在旷野之中为一神鹊所救，得以生存，而范唆的孙子即是孟特穆，亦即历史上著名的女真领袖猛哥帖木儿。关于布儿湖里泊，应为今长白山之圆池，乘舟而下之江，应是今之牡丹江，其鳌朵里城，应在牡丹江口。神话传说毕竟不是信史，但它却是真实历史的一种曲折反映，由它可以确知，满族的发祥地应是长白山。

关于猛哥帖木儿的生平事迹，朝鲜史书《龙飞御天歌》与《李朝太祖实录》都有记载。原来，斡朵怜（即鳌朵里）乃是元朝设在今黑龙江省境内的五万户之一。在元代后期，五万户府仅存三个，即位于今汤原县固木纳古城的“桃温军民万户府”，位于依兰县喇嘛庙的“胡里改军民万户府”，位于依兰县牡丹江对岸马大屯的“斡朵怜军民万户府”。^①这三个万户府，在《龙飞御天歌》中称“移阑豆漫”。“移阑”为女真语“三”，“豆漫”为女真语“万”。这三个万户在元末有过迁徙，最初的落脚点应是渤海国的建州之所在，即今俄国滨海地区的乌苏里斯克之南的克拉斯诺雅尔山城，此乃“建州女真”之名称的由来。后来，这三万户又迁到了今延边地区的珲春河口的三家子乡高力城屯。此地即元朝奚关城，朝鲜称“县城”或“玄城”，清代称斐优城。及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时，由于训春河（即今珲春河）地区发生了兀狄哈袭击建州女真的事件，遂迫使三万户迁至朝鲜半岛东北的图们江流域。以阿哈出为首的胡里改（亦作火儿阿）迁至今朝鲜的会宁稍西以及中国的和龙、安图、敦化一带；斡朵里则流散于朝鲜的庆源、镜城地面，后定居于阿木河（今会宁）以东地区；托温部则徙于图们江中游一带。^②

猛哥帖木儿大约生于洪武三年（公元前370年）前后。其祖范

^①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05页。

^② 董万仑：《东北史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努初进奚关城时，尚为弱冠。后娶妻生挥厚，又纳妾生包奇，包奇任容绍之官，挥厚在奚关城袭父职为万户。挥厚与贵族金伊（官名）甫哥之女也吾巨结婚。关于挥厚的姓氏，《李朝实录》载为汉姓“童”，《龙飞御天歌》记为女真姓“夹温”，此乃金代的“夹谷”。《金史·国语解》云：“夹谷（汉姓）曰仝。”“仝”亦记为“童”、“佟”，故而猛哥帖木儿亦称“童猛哥帖木儿”。童挥厚的异母弟包奇在阿木河（今会宁）娶妻而生吾沙哥、加时波、要知。其中吾沙哥居于阿木河西二十朝里（16华里）江右（江东）的下甫乙下；加时波居于阿木河江左（江西）三十五朝里（28华里）的下多家舍。他们兄弟由于是旁宗，与猛哥帖木儿关系不密，明朝亦未授予要职，却皆受朝鲜招抚，任都万户之职。挥厚约在洪武十七年（公元前384年）死去，其妻也吾巨改嫁其异母弟包奇，生于虚里、吾沙哈、于沙哥、阿哈里、毛多赤、凡察。于虚里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跟随猛哥帖木儿加入建州卫，任千户，后投靠朝鲜，任前护军。凡察一直效忠明朝，永乐十年（1412年）任建州左卫指挥佥事，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因功晋升为都指挥佥事，翌年又晋升为都指挥使。^①

猛哥帖木儿移居图们江右岸之后，曾因防倭寇有功而被朝鲜委任为镜城等处万户。永乐三年（1405年）受明朝皇帝的招安，在这年十二月前往南京朝觐，受封为建州卫都指挥使。早在永乐元年（1403年）之时，明成祖就曾在阿木河地区设置建州卫都指挥使，并封胡里改首领阿哈出（朝鲜称于虚出）为指挥使。及猛哥帖木儿归附大明，明成祖便趁机又在阿木河建立建州左卫，与此同时，又在图们江中游一带设置了毛怜卫。及永乐四年，由于图们江一带发生战乱，阿哈出便率部移居到今辉发河上游一带去了。然而，由于永乐八年（1410年）朝鲜杀死了毛怜卫首领八儿逊，猛哥帖木儿亦率部迁至辉发河上游与建州卫为邻。永乐二十年（1422年）明成

^① 董万仑：《努尔哈赤先祖谱系研究》，载《北方民族》1999年第1期。

祖亲征鞑靼，猛哥帖木儿与其子管秃（权豆）以及阿哈出的两个儿子释家奴（李显忠）、莽哥不花等皆被征调而从征。但由于避鞑靼之害，经明成祖批准，猛哥帖木儿率部回到了阿木河，与朝鲜友好相处。宣德八年（1433年），猛哥帖木儿因保护钦差、效忠大明而被女真叛军所害。翌年明廷命凡察“继帖木儿为都督佥事”，并于正统五年（1440年）为躲避朝鲜的迫害逃到苏子河，不久又移到三土河与冬古河之间，与建州卫会聚。正统七年，从建州左卫中分出右卫，凡察又晋升为右卫都督同知，掌右卫事。此时进入了建州三卫并存的时期。

就在猛哥帖木儿重回阿木河的时候，建州卫亦奉永乐皇帝之命，离开方州（今海龙县山城镇）、向婆猪江（今浑江）流域迁徙，并于永乐二十一年由建州卫首领李满住（李显忠之子）所率400余户人家于兀喇山城（桓仁五女山城）附近的瓮村住了下来，建州卫的存在引起朝鲜的极大关注，并于宣德七年（1432年、李朝世宗十四年）投入15000人的兵力进攻建州卫，建州卫有183人被杀害，240人被俘，177匹牛马被掠。正统二年（1437年）朝鲜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这次进攻，建州卫因早有戒备而损失不大，但为了安全起见，遂迁往苏子河流域，但李满住又于景泰二年（1451年）“还居兀刺山城瓮村”。凡察于景泰元年末或二年初死去，其子花秃（亦作甫下吐）袭其官位。

猛哥帖木儿有四个儿子。嫡长子阿谷（亦作管秃、权豆），在宣德八年与其父同时被害。嫡次子都赤，事迹不详。庶子董山（亦作童仓、充尚、充善），永乐十七年（1419年）出生于辉发河上游西侧余下。其父死后，明廷敕命“袭为本卫指挥”。正统七年晋升为都督同知。天顺二年（1458年）晋升为左卫右都督，但不久因接受朝鲜正宪大夫之职得罪明朝，“奏乞迁职”而不允，从此则屡犯辽东，成化三年（1467年）八月为辽东总兵赵辅诱执，十一月伏诛。由于建州女真经常袭扰辽东与朝鲜，明廷决定与朝鲜联合而征剿之。

成化三年九月发动进攻，李满住及其家人、管下被杀，部落被毁。此后，李满住之孙完者秃（亦作完者头，即达罕）袭其伯父李古纳哈都指挥佥事之职，董山之子脱罗（亦作土著）袭其父都指挥同知之职。由于建州女真在李满住死后依然对辽东和朝鲜构成严重威胁，故而大明于成化十五年（1479年）十月联合朝鲜再次讨伐建州，但收获不大。后来三卫又恢复了顺服大明、与朝鲜友好的态度。彼时达罕镇中卫，吐老镇左卫，凡察（亦作班车）之三子卜花秃（亦作甫花土、不花吐）镇右卫。吐老死后由其子脱原保袭职。另外，吐老有一叔父，即董山之同母弟董重羊（亦作重羊、童羊、秦羊、真羊、充也、朱阳、肖阳、除烟、褚宴等），曾任左卫都指挥、左卫都督之职。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与《满洲实录》载，董山之三子为石豹奇（失保），石豹奇生一子，即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福满。福满生六子：长曰德世库，次曰璫阐，三曰索长阿，四曰觉昌安，五曰宝朗阿，六曰宝实。“六子六处各立城池，称为六王。”

从上述情况来看，建州三卫走过的道路颇为崎岖，但他们一直是明朝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而与朝鲜的关系（包括和平交往与武装冲突）皆为中朝关系的一部分。

（二）崛起：无法回避的现实

就女真族的发展史来看，其走过的道路是曲折不平的。他形成于辽代，接受辽的统治，并与宋曾有过臣属关系。而高丽的北进，占领了女真人在朝鲜半岛北部的大片居地。及金朝建立，女真族创造了其历史的辉煌，将高丽纳入其宗藩关系之体制，并同大宋形成对峙局面。及蒙古族崛起，女真族又纳入了蒙元帝国的统治之下，其自身社会的发展竟发生了倒退的现象，贫穷而落后。当大明兴起之后，由于汉人社会和朝鲜社会的强烈影响，女真族又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到了明朝中晚期，无论是从生产方式还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思想文化体系，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尤其是

建州女真的崛起,拉动了整个女真社会的发展,很快地进入了铁器文明时代。朝鲜官员曾惊呼:“往时,野人屈木为鎧,削鹿角为锬,今闻鎧、锬皆用铁。”^①朝鲜为了抑制女真的发展,曾多次下令禁止对女真输出耕牛和铁器,然而,亦多不能禁。朝鲜人常常“以铁物贸皮物,则铁物多人彼地”。^②“铁物多人彼地,其不利于我国大矣。”^③明朝统治者亦有人(如毕恭、马文升等)曾建议禁止向女真输出耕牛和铁器,但由于女真人和汉人的抵制,此建议未被认真采纳实行。从后来马市交易的情况看,耕牛和铁制工具一直是输入女真地区的主要物资,而且数量亦相当可观,仅一次交易,女真方面就购买铧子 1134 件,牛 97 头。^④就建州女真来说,在明中叶以后就“乐住种,善繕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⑤农业的发展,拉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刺激了渔猎和采集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自然也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于是,女真人摆脱了昔日贫穷落后的处境,走上了文明强盛的道路,而努尔哈赤的崛起,就成为了女真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的必然。

如前所述,建州女真在其发展中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而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建州左卫嫡系到明嘉靖初年都督脱原保死去之后,其嗣不明,然而称左卫都督者竟近十人,部落分散,各不相一,处于衰微状态。至于建州右卫,卜哈秃于正德二年(1507 年)死后,其袭职情况亦不见于史,只是到了嘉靖三十六年至万历初年的 20 年间,王杲崛起于苏克素护河(即苏子河)畔果乐城(古勒城),袭职建

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二册,成宗六年二月条,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619 页。

②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三册,中宗十一年六月条,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809 页。

③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三册,中宗十一年六月条,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809 页。

④ 孙进己等:《女真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83 页。

⑤ 《辽东志》引《东成见闻录》。

州右卫都指挥使，并自封为都督。学界有人考证，王杲即是凡察的后裔。^① 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只不过是小部落的头人，并没有任过显赫的官职，起初只是王杲之部将而已。

努尔哈赤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其生母喜塔拉氏，为王杲之女，故而王杲为其外祖父。努尔哈赤十岁丧母，继母抚养寡恩，父亲又惑于继母之言，在缺乏父母之爱的境况下，与其胞弟舒尔哈齐便投靠了外家。由是，王杲的性格为人，文化修养等，对童年的努尔哈赤影响颇大。及万历二年（1574年），辽东总兵李成梁讨伐王杲，杀入城中，努尔哈赤（彼时年仅15岁）与其胞弟舒尔哈齐（彼时年仅15岁）被俘，努尔哈赤“抱成梁马足请死”，李成梁“留帐下卵翼如养子”，哈赤事成梁亦颇恭顺，随身侍卫，出入京师，或入禁服役，并得机会学习汉语，读《三国》、《水浒》二传。兄弟二人于万历六七年时回到本卫，与汉族佟佳氏结婚，成了养老女婿，并生长子褚英。万历十年（1582年）生次子岱善，十二年（1584年）生三子阿拜。后来，他被李成梁征调，赞画军务，屡立战功，深得成梁赏识。此间，正是努尔哈赤世界观形成阶段，他对明朝的腐朽与自己的历史使命应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及至明军误杀了其祖、父之后，努尔哈赤被授予建州左卫督指挥使之职，以表示“安抚”之意。万历十一年至十六年，努尔哈赤首先统一了建州各部，并被授予都督佥事、龙虎将军等职。此间他经常进京朝贡，加强了同关内的政治、经济联系。万历十五年，他在呼兰哈达东南二道河子之南修筑了三层城，俗称费阿拉城（旧老城）。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女真的崛起，乃是彼时东北亚颇有影响的一件大事，而对朝鲜来说，更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

^① 赵维和：《努尔哈赤家族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载《北方民族》1999年第3期。